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觀音菩薩傳奇 第九回 夢見佛容喜出望外 違逆父命罰作灌園

話說妙善公主因為心中縈繞著佛祖二字，積久便幻成夢境，竟見釋迦光臨；但她畢竟相信得過分，卻並不當是夢境，認定是我佛來指點她迷途的。當下便起身向空拜謝指點之恩，然後回到牀上。這一來休想再睡得著，不住地將佛祖所說的話，往復尋思，想到須彌山白蓮一事，更是喜出望外。分明以前聽父親說過，樓那富律曾指此物可以醫額上癩痕，且曾派迦葉前往探訪過，果然是有此珍品。今番又如此說法，看來這朵白蓮花，倒和自己命運有很深切的緣法，要想超凡入聖，勢非尋覓到這朵寶物不能成功。

她一路想去，不知不覺已是雄雞三唱，東方發白。她哪裡睡得穩，一骨碌爬起身來，恰好那位保姆也起身入內，大家洗盥過了，妙善公主便將夜來之事，繪聲繪色地向保姆細說了一番。她聽得目定口呆，喜形於色，合掌當胸，不住地宣誦佛號。

她本來信佛甚虔，現在聽了妙善有成道的希望，就存了「一人得道，雞犬昇天」的觀念，倘使妙善將來得成正果，自己少不了也有相當的好處。如此一設想，怎不叫她喜出望外呢？

自此之後，妙善公主心中，又平白地嵌上一朵須彌山的白蓮花，魂夢之中，時常不期而然地湧現出來。但她也曾想：自己深處宮中，不能外出一步，須彌山又去千里之遙，縱然有了那朵白蓮花，又如何可以求得到手？欲仗他人之力吧，卻算不得自己的功德，看來此事倒是困難。

忽又回心想道：不對，不對！修道之人，是不知有難字的。

越是艱難當前，越是要將難關打破，才会有光明之路，才能超登彼岸，縱然千劫萬難當前，也不可貪安趨避。如此一步步去做，緣法來時，莫說相距千里之遙，終必有機會可到，就是再煩難些，也一般可達到願望的。

她這麼一想，便將一切雜念，完全摒棄，一心一意地研究佛家的經典，專等緣法的降臨。

光陰荏苒，轉眼已是數易寒暑，妙善公主已是十六歲了。

她的功行，自然是與日俱進，從靜修達到內觀之境，再進便可以入定了。到得此時，心地更覺得光明朗澈，一塵不染。

不料到此卻起了一重魔障，你道為何？原來在寶德王后服滿之後，妙莊王因為長次兩位公主年紀已長，便先後替她們擇配，各招了一位駙馬，一文一武都是國中著名的英俊少年。但他對於妙善公主的婚事，格外來得注意，因為在前與寶德曾有過傳國的說話，如今膝下依舊無子，意欲實踐前言。可巧妙善年已長成，此事也急於辦理，一方面示意各大臣，叫他們留心物色，一方面便向女兒說明。不料妙善公主一聽替她議婚的話頭，卻大大地吃了一驚，一口回絕父王。只說是情願終身修道，拯拔苦厄，決計不願嫁人，並且早已在佛祖前發下願心，捨身佛門。若然違背了信誓，永墮泥塗，萬劫不復。她這一番說話，正把個妙莊王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白瞪著眼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隔了好一會兒，才向她善言開導道：「你不要執迷不悟！你不想世上的人，哪一個沒室家之好，琴瑟之歡？豈有放著現成的榮華富貴不要享受，反去修那虛無渺茫的道，妄冀成佛之理？你現在不過是一時受了佛經的蒙惑，閉塞了本性，才至如此，終究是不免要後悔的，還是聽了我的好！」

妙善又說道：「孩兒立志已決，要修行到底，一則報父母生育之恩，替父王和已故的母后積些功德，將來好同登正覺；二來孩兒自己懺除惡業，願替眾生受一切苦惱，已發過嚴誓，絕不生懊悔之心。願父王成全了孩兒的志向，莫要再提婚嫁之事。」妙莊王到此不覺震怒道：「這都是保姆的誘惑，就著保姆解勸公主，限三天之內復命。如其三天之內，仍舊不能將公主勸得回心轉意，聽從王命，到那時定叫你二人一同受罪，絕不寬恕！」

保姆唯唯諾諾，妙莊王便拂袖而去。保姆雖明知這是個大大難題，但王命又不可違背，只得苦苦解勸公主。哪知她竟是鐵石心腸，任你如何也勸不動分毫。說得急了，她便咬釘嚼鐵地說道：「千刀萬剮，一切都憑處置，只有嫁人卻萬萬不依。」保姆也弄得沒了主意，只準備著這身軀受罪罷了。

三天的光陰，轉眼就過去了，妙莊王便傳保姆來問話，保姆照直說了一番。妙莊王狠狠地說道：「諒來這賤骨丫頭，不給些苦水她吃，終究不會覺悟。」使命將妙善公主，貶入御花園，充當蒔花灌園的雜役，倘有過失，另行處罰，非到悔悟前非，順從王命，不復公主名號，與雜作宮女同樣待遇。

這道旨意下來，大家都吃驚異常，但妙善公主卻處之坦然，同了保姆，遷到園中居住。清晨起來，便不敢躲懶，凡是汲水澆花，掃地洗桌等事，無一件不是躬自去操作。園中地方又廣又大，收拾周到，卻非容易，幸得保姆幫同料理，才算省力了些。可是她究竟是嬌養慣的，一向深居宮中，百事都有他人侍奉，不用自己操勞，何曾做過這些勞力的工作？不數日間，已弄得手胼足胝，筋疲力竭。

在妙莊王的所以忍心出此，也總以為她一定受不了這種磨折，吃苦之後，自然會回心轉意的。不料，妙善公主卻是另有一番心腸。她以為修真的人，一定要身歷許多磨難，劫滿之後，才會成正果。現在生受的痛苦，不過是磨難的開始，算不得多大的困厄。這些些如其受不了，那就永遠不會有成道的希望。她打了這麼一個主意，非但不回心轉意，信道的心，益發堅決，身體上雖受到不少痛苦，心中卻閒適。後來做得慣了，竟連勞苦也不覺得了。妙莊王也時常命人暗中伺察她的行動，見她如此，心中兀自氣惱，但也無可如何。

那一天，恰值妙莊王的小生日，妙善公主清晨入宮祝壽。妙莊王見她亂頭粗服，舉動之間，竟像一個尼僧，心中好生不自在。及至看了她憔悴的神情，到底是自己的親生女兒，又有些不忍。當下也不說什麼，只微微地歎了一口氣！隔了好一會，才向她問道：「兒啊！你受得恁般苦，總該有些醒悟了？」

妙善公主答道：「孩兒沒有苦受，經歷的一切，皆人生分內之事，算不得苦楚。至於孩兒的心境，一向朗澈，本來沒有蒙閉過，無從說到醒悟，還求父王明鑒！」

妙莊王聽她如此說法，便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好，好！諒來你苦還沒有吃夠呢！回頭兩位姐姐和駙馬都要拜壽，我須在園中排筵相待，好好地到來侍候，稍有差池，叫你受用。還不去與我灑掃來！」

妙善公主領命回到園中，將各處灑掃收拾。本來這座園林，自從由她管理以來，所有各處花木，都栽培得欣欣向榮，生機暢茂，各處的亭臺殿閣，都整理得次序井然，十分清潔。今天再加一番灑掃，端的是几淨窗明，一塵不染。她和保姆收拾道地，專等妙莊王等到此開筵。

到了停午時候，只聽悠悠揚揚的一班宮女前導，後面接著一陣笑語之聲，知道他們來了。正是：

清修由我願，富貴讓人驕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